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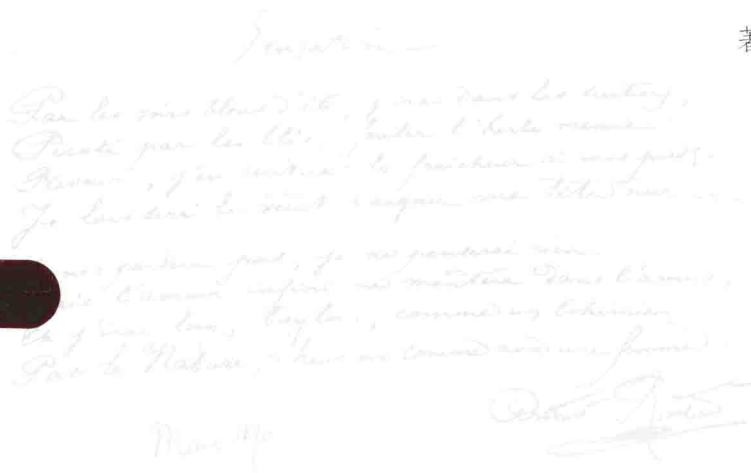
兰波诗歌 1

The Poetry of Rimbaud I

小拇指： 兰波早期诗歌详释

[美]

罗伯特·格里尔·科恩
杨德友 译 著



THE POETRY OF RIMBAUD

兰波诗歌 ①

小拇指： 兰波早期诗歌详释

Sensation

Par les soirs bleus d'été, j'irai dans les sentiers,
 Picoté par les blés, l'herbe même.
 Réveur, j'en sentirai la fraîcheur à mes pieds.
 Je laisserai le vent baigner ma tête nue...

Je ne parlerai pas, je ne penserai rien.
 Mais l'amour infini me montera dans l'âme,
 Et j'irai loin, bien loin, comme un bohémien,
 Par la Nature, - heureux une comme avec une femme.

Mars 1870

Arthur Rimbau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拇指: 兰波早期诗歌详释 / (美) 科恩著;
杨德友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 3

书名原文: The Poetry of Rimbaud

ISBN 978 - 7 - 5378 - 4378 - 2

I. ①小… II. ①科…②杨… III. ①兰波(1854 ~
1891) - 诗歌研究 IV. ①I565. 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9789 号

山西省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 04 - 2015 - 001

书 名: 小拇指: 兰波早期诗歌详释
著 者: [美] 罗伯特·格里尔·科恩
译 者: 杨德友
责任编辑: 庞咏平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 - 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010 - 57571328

网 址: [http: //www. bywy. com](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 com](mailto: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0. 25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378 - 2

定 价: 39. 80 元



兰波肖像（1870 年）

译者前言

阿尔蒂尔·兰波（1854年10月—1891年11月），法国19世纪著名诗人，法国诗坛的怪杰。他激情澎湃的光辉诗篇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没有丝毫褪色，仍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眼前，引起了无尽的深思、惊讶与赞叹。“兰波的影响遍及20世纪的诗坛，在其巨大的影响力下，现代诗歌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变革着整个世纪的意识、文化、语言与思想。”^①

兰波之重要，在于他是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一位先驱者，还在于其作为诗人，在二十岁以前结束了创作生涯。上文高度评价的作品，就是兰波十六岁到十九岁创作的诗歌。兰波自己发表的唯一作品是1873年的《地狱一季》，这是一篇心理传记；而大约在1871年写成的《灵光篇》（又译《彩图集》），则是在1886年面世的；他最有名的诗作之一是1871年写的《醉舟》。

评论家们认为，兰波的贡献是令诗歌扮演秘密宣泄和释放的角色，提供技巧，凭借象征和形象直接表达对病态梦境、幻觉或者意境的感受。他有意培育自己的非现实世界。“我习惯于

①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二卷《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91页。

简单的幻觉”——然后走向双重的、三重的幻觉。这一点不仅局限于诗歌写作。他全部的生活都是逃避常规的和“真实的”一切——他早年的出走、他短暂的文学活动和他最后的岁月。在这些岁月里，“对真实的探索者取代了对理想的探索者”。他对于生活造成的“深广而持久伤害的极度敏感”被压缩成为围绕核心比喻、鲜明勾勒出来的形象。“他那省略、压缩、繁复的节奏，对于词语音调色彩的使用，对普通意义与句法的扭动，对自由诗的使用，都是他特有的，也是形成其精神生活的模糊、神秘、繁复性陪音。”

兰波在十九岁的时候结束了文学生涯，他的天才令人钦佩；他个人的漫游、社会交际、二十岁以后的生活也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是，比起他的诗歌创作对文学的贡献，这一切应该说是次要的。比如，《兰波诗歌》的作者罗伯特·科恩在“前言”和“序言”前后两次说：“兰波的同性恋经验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不过是一个情节而已”，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科恩说：“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成就就摆在这里，值得我们欣赏和重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译者在给外语系本科生开设“欧洲文学史”课时，注意到了法国文学史上的两个诗人：维庸（约 1431 年—1474 年）和兰波；后来出国当访问学者，有机会收集这两位诗人作品的法语原文本和英语译本；1999 年前后，完成维庸的诗集《遗嘱集》的译事，2010 年终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因故放弃译介兰波诗歌的计划，但是购买了斯坦福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资深教授罗伯特·科恩对兰波诗歌的评论赏析专著《兰波诗歌》。深感我们中国读者中不少人虽然对兰波很感兴趣，喜欢阅读他的作品，但是理解多有不足之处（其他外国诗人作品亦然），当时设想，也许将来有机会尝试译出，争取出版。2013 年 5 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罗伯

特·科恩教授的住址。我冒昧给教授写信，表示希望能够译介《兰波诗歌》一书给中国读者，请教版权事宜。科恩教授在2013年6月3日回信，信中说自己年事已高，卧病数年，但收到我的手书十分高兴；该书版权属于他，我可以随我的安排使用该书，无须支付版权费。我自然是喜出望外的。因为版权问题常常阻碍译事计划的实现。

另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续小强先生同意出版这部译著，而且立即打来电话表示支持和鼓励。

比较兰波诗歌现有的译本和散见的译文，觉得王以培先生的译作《兰波作品全集》更多地传达了兰波的精神、风格和语言特点，同时也更符合汉语的表达方式，见出诗歌的韵调、气质、诗意和氛围。预计《兰波诗歌》全书翻译大概费时一年，多方引用王先生译文，所以设法和《兰波作品全集》的责任编辑——作家出版社编辑王淑丽女士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希望得到王先生的同意。还补充说，如果拙译能够发表，说得俗气一点、功利一点，十有八九会促进王先生译本的销售，是有利于作家出版社的；还告以译者已七十六岁，是山西大学外语学院退休教师，云云。王编辑和王先生立即通话，前后共三次，然后告诉我王先生的意思：是老先生了，可以引用《兰波作品全集》译文，但不得改变译文。因为有些人随意大量使用、引用他（王先生）的作品和译文，根本不理睬王先生以及出版社，不在乎“侵权”。

就译者所知，外国学者关于外国诗人作品的解释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的还不多；而科恩教授对于兰波诗歌的解读精辟、独到、切实，且所涉内容也是密集压缩的。这部著作会让我们看到外国学者写“赏析”文章和国内的学者有哪些异同。东西方文明和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区别，但是人情事理又存在颇多相同之处，这是互相理解的基础。有一点译者觉得是明显的，

他们很少堆砌溢美辞藻——我们的传统认为，辞藻带来文采美感，但是“文采”常常不乏套话、空话，缺乏内容、没有信息，缺乏逻辑，文不对题，细思之下，不知所云；原因之一是写起来省力，免去分析、探索、洞见、描述之苦。

我国西汉大学者董仲舒（前 179 年—前 104 年）在《春秋繁露·精华篇》里提出的“诗无达诂”，直到现在，依然是至理名言。可以说，对于诗歌的解释，无论多么权威、多么详尽，也不是终极的，也不是结论；更何况诗作经过了翻译，至少原作诗句语音之美、之妙、之微细在译文里无法传达，但是译者依然翻译出这样的文段，稍有外语知识的读者大概能够理解其内容。科恩博士引用兰波（和其他诗人的）诗歌法语原文，不加英语译文，原因应该就在于此。

译者收集到了王以培先生译本的蓝本《（兰波）全集，书信选集》（芝加哥大学版）、科恩教授写作时主要参考的《兰波〈作品集〉》（法国加尼埃版，苏珊娜·贝尔纳编）和其他版本，为译事带来方便。另，书中若无特别标识，译诗为王以培译本——《兰波作品全集》（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苏珊娜·贝尔纳引文页码指《兰波〈作品集〉》（法国加尼埃版）。

就译者而言，科恩教授（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中年时写出的这部赏析解释著作（第一版在 1973 年问世），翻译介绍给注意和赏识兰波的中国读者，是一件值得乐道的事。十分感谢作者科恩教授的慷慨授权和鼓励，十分感谢王以培先生的授权和王淑丽编辑高效率的联系工作，十分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判断力、支持和鼓励。

杨德友

2014 年 4 月 8 日星期二于山西大学

前 言

(第二版)

《兰波诗歌》(*The Poetry of Rimbaud*,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出版后的二十五年间, 关于兰波生活、作品等方面的书籍和文章, 以及相关的音乐和艺术作品(例如本杰明·布里顿、保罗·兴德密思、巴布洛·毕加索等人的作品)不断出现, 而且数量可观。这充分说明了兰波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力。这些著述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兰波作品、生平的认识(尤其是他在非洲的时候), 但对于兰波的整体研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一点不足为奇: 在研究优秀文学人物(例如狄德罗、马拉美)时, 未被发现或未知的史料以及有说服力、有洞见的评论会掀起某种革命(这样的事件是少而又少的)。

1973 年之后发表的著作中,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皮埃尔·佩提菲的《兰波》(*Rimbaud*, 瑞亚尔出版社 1982 年版)。该书较全面地讲述了这位早熟诗人短暂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佩提菲的论证是翔实的, 对兰波的认识也是全面的。佩提菲认为, 这位少年诗人是具有巨大创造力的天才; 的确是, 但是他也从某种更为成熟和负责任的角度来评判这位反传统的年轻人(或称其为“混混”)及其公认的怯懦性格和行为。

在《叛逆》中, 阿伯特·加缪毫无伪饰地评说, 他钦佩兰

波的开拓的创造，重新审视了自己早年对兰波（和尼采）毫无保留的认同，清醒地看到某种虚无主义对于糟糕透顶的 20 世纪的含义。另外一方面，佩提菲肯定了《兰波诗歌》中一个见解：“兰波的同性恋经验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只不过是一个情节而已。”这位传记作者认为，同性恋不是这位诗人的自然倾向，而是在走向通灵（超人预知力、天启）道路上的又一次放纵。同时，这也是对魏尔伦的让步，兰波病态地依赖“他”的温情，这也是令魏尔伦离开其饱受伤害的夫人的一个不道德的手段。

我不能认同佩提菲关于《记忆》这首美妙诗歌的观点。作为重要“男人”的兰波，我看不出他的离开何以用在山后消失的太阳暗示。这首诗主要是讲一桩破裂的婚姻：兰波不可能是“已婚妇女”的逃跑新郎，因为这个“新娘”显然映射出他母亲的形象。在诗歌中，兰波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儿童，而不是“男人”（这个词指《灵光篇》中那些令人厌烦的成年男人）。

这让我再次确认兰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在巴黎营房中，当他面对野蛮的公社社员时，这个貌似粗野、叛逆的少年以心神不安、间歇的凶暴方式第一次表现出对狂热社会的反抗。他强烈地渴望温情，渴望得到简单的接纳，“渴望静谧的源泉”（我以往这样说过）。

在《记忆》中，阳光的金盏草，“比金路易更纯，睁着金黄、温热的眼睛，/水之忧郁”，是普鲁斯特的金凤花的亲密对等物。在兰波的记忆中，金凤花开放在维翁那河步行道边的草地上，它象征着他神的世界中家的记忆。兰波的“水之忧郁”是金色的誓言。在婚约中，这样的誓言把一对夫妻联结起来。婚约是儿童幸福的经久基础——这正是他父母亲离异后造成的残酷缺憾。在这里，兰波是一位先驱者，不仅是普鲁斯特或者阿兰-弗尼埃的先驱（情感分裂的儿童特性在他们两人身上都有体现，令人心碎），也是现代性核心失败的先驱。

这就是兰波，他让我们忘记这残酷的恣意妄为——“什么样的灵魂完美无缺？”（《噢，季节，噢，城楼》）是他人性深度需求的探索——伴有终极宽容和感恩的追求。

罗伯特·格里尔·科恩

前言

(第一版)

一篇概述兰波的序言之后，书页提供了关于阅读其重要诗作的阅读札记，这些诗都是按时间次序排列的。每章都为那些探索兰波诗作具体意义的读者提出见解。因此，阅读本书的时候，难免会有某些概念或者参照系重复使用的情况。

在兰波评注者当中，我尤其敬佩阿克特、弗利、理查德、马尼、邦弗亚、瑞夫、波特、阿努尔、努莱、弗洛霍克。我十分感激他们，也感激那些帮助过我的人（随文表达谢意）。首先感谢苏珊娜·贝尔纳，感谢她深入的见解以及贴切、多样的资料。如果没有她大力的支持，我怀疑我是否有胆量承担这一长篇写作任务。相关学术参考资料——归属、日期问题等等，可以借鉴她的著作，所以我仅限于对诗作的评注，大体可以避免再次穿越那片领域。

近来，毕伊对《灵光篇》的研究确认了我的一些见解，也给了我一些新的启示。夏尔维尔的图书馆员陶特先生极为亲切，并给予我帮助。看来，如果没有导师亨利·佩尔的引导和鼓励，我的每一本著作都不可能问世。

我十分感谢我的研究生给予的许多清新智慧，尤其是莱比亚；此外还有汉森和戴维斯，他们为我提供了宝贵的编辑帮

助。

下列机构慷慨提供了经济资助：美国学术协会委员会，国家人文研究奖金，斯坦福大学国际学术研究中心，约翰·古根海姆纪念基金和斯坦福大学。感谢海陵先生准确而友好的咨询帮助，感谢佛尔克斯院长的理解和鼓励。对于这些信任和支持，我深表谢忱。

我的妻子瓦伦婷娜全力支持我的工作，特将本书献给瓦伦婷娜。

* * *

如无特别标识，书中引用页码是指加尼埃版（兰波）《作品集》（苏珊娜·贝尔纳编辑）。我一直依靠这一版本取得正确的文本。

罗伯特·格里尔·科恩

序 言

开门见山，见到诗人的灵魂，诗人正在苏醒，一个在林中的赤子，受到华丽晨曦和“黎明”深邃阴影的攻击。有一种可能，他生来就比其他人对痛苦或者愉快更为敏感。可以确定的是，有一条极有个性的道路，在这里被非同寻常的智慧所确定；这样的智慧同时、同等地形成，成因乃是灵魂和精神在世界的邂逅。

在这些邂逅中，有这样一个事实：兰波的特殊成长经历——一个敏感儿童生活在一个极不愉快的家庭环境中，并围绕“家庭”这一核心因素。从更广的意义上讲，令我们觉得幸运的一点是，兰波见识到了法国本土文化走向全盛，接受了19世纪特别的文学教育。在希腊、罗马古典作品和法国早期经典作品（无论这些作品是以怎样僵死的风格展现出来，至少他得以见识）的熏陶下，在青年导师伊桑巴尔的鼓励下，他准备好了独自前行，从而“结识”了当时的经典作者——拉马丁、雨果^①、波德莱尔（“一个真正的上帝”）。就这样，在相对很小的年龄，他达到了能够欣赏同时代大师作品的水平，比如魏尔伦，

① 一般认为，兰波的政治诗作大部分受益于雨果的《惩罚集》。

可能还有马拉美^①。

所有这些遭遇可以说明，兰波处于早熟、流星般的状态：少年岁月的三四年之内，他创作了主要的诗篇。之后，他实际上在艺术方面陷入了彻底的沉默。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克莱齐美尔所描写的“严肃创造性的速度节奏”时，我们的惊奇就会少些。因为我们知道，丰产的时间绿洲和精神贫瘠这种绝期的交替，几乎是兰波型天才的印记。在兰波的个案中，节奏根本性地降低为一个强烈的波浪或者阶段。虽然他在三十七岁时便已早逝，我们无法看到这样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周期依然是存在的。此外，有证据显示，兰波在失踪之前是准备“重返文学”的（据他在哈拉尔的同事巴迪说）。另外一种可能，即他在这一表达的狂欢中浓缩了足够多的内容，堪称是对于一生时间的补偿——“把话说完”，创造性地耗尽自己，一劳永逸。这是一种思辨，但用表示同情的文学术语来说，兰波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术语是有效的，无须克劳戴尔、丹尼尔-罗普斯、莫里雅克及其他的宗教市侩主义，或者像弗莱泰特那种专业分析人士的科学市侩主义。无论其中的含义有多么骇人，——传记作家对于他漂泊无定、自身痛苦的叙述有多么骇人；他临终的痛苦以及死亡，如果不是令人惊恐的，就一文不值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成就摆在这里，值得我们欣赏和重视。

在开始了解这一切之前，我们必须考察他的童年时代，已

① 波德莱尔的影响是最突出的：泄殖腔的、撒旦的、“人工天堂的”因素，儿童时代、混合的光与海洋的散见的形象，“亲爱的躯体”、真实的街道污泥与黄金，“文字炼金术”。兰波从魏尔伦那里习得的因素明显见于早期印象主义的诗作（《牧神的头》等等）。孟多尔认为，他肯定意识到了马拉美，比他们承认的程度更强：例如他对马拉美“花卉”的模仿（像对于同样敬佩的邦维尔那样），挑战的力量本身，同于普鲁斯特对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模仿。

知的或者可能存在的因素，还可能特别强调其家庭生活中的那些变故。这些变故，是“祸不单行”，无疑加重了早熟的情感，把兰波推到非同寻常的诗歌生涯。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展开理性的分析，能够瞬时地提出他少年时期的痛苦及其深远的影响。他像一个现代的波齐瓦尔，因为家庭的破裂，失去了父亲，继而又遭到没有女人味的、严厉的母亲的忽视或者虐待。

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些事件是他一生轨迹的内因（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细节描述），这样做是有用的。总之，这是“为寻求安适和爱”。兰波比大部分人，甚至比大部分的诗人，更多地依赖于他自身和天性。在他而言，成长中的每一次情感危机又会遭遇到其他的难题；在克服这些困难当中，他又表现得十分迟钝。这样的迟滞状况及其内向的性格，还有在他脱离男孩时期之前创作了全部诗歌这一事实，都使他成为朦胧摸索的、摇摇晃晃的少年时期的经典诗人，他日益遁入了强力通灵（voyance）的幻想世界。

在他曾经的情感经历中，兰波感受到的不完全来自儿童时代，而是这个儿童在他最清醒的时刻怎样认知事物，一路返回到原点，到本源的光辉那里。这一光辉，就像华兹华斯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只能在今生罕见地回忆起来。这是一种“嗜好”，是正常人视为受阻碍的事物，就像波德莱尔，或者马拉美，或者普鲁斯特，或者福克纳那样。我们可以说，兰波着魔般地穿越在童年（或者过去），是为了其真实的存在。

* * *

对于兰波的认识，最重要的来源乃是他的诗歌（心灵传记）。但是，传统的概述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兰波。

1854年，兰波生于夏尔维尔，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阿登省。他母亲维塔利（娘家姓居弗）出身于罗什村一个小土地所有者

家庭。父亲弗里德里克是陆军少尉，爱好文学，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显然，他不能忍受兰波母亲那封闭而狭隘的脾性。他所在的连队长时间驻扎在远处，只偶尔回来和维塔利相聚。他们有四个孩子：弗里德里克（1853年）、阿尔蒂尔（1854年），接着是女孩——维塔利（1858年）和伊萨贝尔（1860年）。之后，他就失去了踪影。这种反常的行为对于他那天才儿子的性格养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兰波对他的记忆几乎全是这样的景象：伴随着父母亲激烈的争吵，某种家用的金属器具被摔在地板上。

兰波出生的那所房子依然还在，但之后所居住的房子却很难确定（为使孩子们有个体面的环境，他母亲迁居到这些地方，但街道的门牌号码曾变换过多次）。在《七岁诗人》中，我们依然可以约略知道他七岁左右在波邦街住过的地方，还可以感受到他母亲被迫接受的那种邻里环境（当地有人告诉我，在过去的一百年之内，那种环境没有变化）。兰波痛恨夏尔维尔；但在他的诗歌中，夏尔维尔有时候却又表现出另一种相反的情绪。现实中的莫斯河畔有许多令人赏心悦目的事物，从他的性情和需要来看，他也会为自己的任性、偏爱找到自然的对象物。在那里，他曾和哥哥在羁泊的小船里游戏（在老风磨旁边。风磨还保存在那里，部分属于兰波博物馆），或者和自己的朋友德拉阿耶一起在附近郊野漫游。罗什，母亲曾在那里管理着父亲的地产，兰波也在那里度过了几个烦闷的夏天。那里绿树繁茂，成行的杨树，处处散发着法式魅力。

十一岁，兰波到夏尔维尔求学。在那里，他出类拔萃，赢得种种荣誉。一段时间内，他曾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虔诚到令同学恼怒；1866年，他第一次领圣体。这些表现好得出奇，好得令人起疑，但之后没多久，他就在当地的墙壁上胡写乱画了。在校期间，他写了一些优秀的拉丁文诗歌。他第一首法文诗歌在1870年发表，题为《孤儿的新年礼物》。同年，兰波写信给